

她竟變心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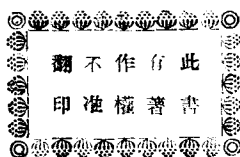
上海
南星
書店
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

長篇寫情創作

—— 她竟變了心嗎 ——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六角



此書有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 江陰 章月 侶

出版者 上海 南星書店

印刷者 上海 南星書店

發行者 上海 南星書店

經售者 全國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麥家園 南星書店

她竟變心了嗎目錄

第一	誰上你的當.....	一一——一六
第二	也是吃喜酒.....	一七——三二
第三	酒後的一吻.....	三三——四六
第四	無情的嫂嫂.....	四七——六二
第五	見了面難交一語.....	六三——七八
第六	暫將海外作寄身.....	七九——九四
第七	不知了她的下落.....	九五——一〇
第八	又到了家鄉.....	一一——二四
第九	父親的妻子.....	二五——四〇
第十	到底怎樣結果.....	四一——五五

她竟變心了嗎

韋月侶著

口 第一

誰上你的當

小

荻正要看着她再來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那知她忽然又向着他附身下去說道：「你且坐一坐起來！」他也就莫名其妙的依着她的吩咐；等到坐了起來之後，只見她就那個枕頭拿在手裏，然後將那枕套脫將下來，一面嘴裏這樣的說道：「你自己看看肥，這上面髒得像個什麼樣子了，我看自從我給了你，到現在一

共有兩三個月了，大概還沒有下過一次水吧，倒虧你的頭還壓得上哩！」小荻自己看看，真也有些覺得難爲情起來了。因爲那上面，本來是綉着紅紅綠綠的美麗悅目的花卉的，而現在呢，却是黃一塊黑一塊的，如果比起那塊抹桌布，其污穢的程度，真也是相差不遠了。所以一時也說不出什麼來，只得由她去怎樣的辦吧。於是她就去在面盆裏換上一些清水，細細的洗濯起來，他呢，他是依然睡在那裏，面孔上滿浮了得意開心的微笑，一聲也不響的望着了他，只見不到十餘分鐘的工夫，那枕套居然已經恢復了原來的那樣惹人心愛的樣子了。他於是想到：照這樣，那麼等它乾了，再把頭睡到那上面去的時候，一定不致於再會那樣覺得冷冰冰和發癢了。所以心裏又是一陣常的快活。其時她的工作，

已經完全的完畢了，那枕套也已吹在那張椅子的椅背上了，他就急着再叫她快些再來坐下休息！她也因為看看現在的桌子這麼的一整理之後，竟連帶好像整個的房間也比較得清爽些了，心中很高興，也就笑嘻嘻的依着了下來。一面他又像大人吩咐小孩般的說道：「以後快些自己當心些，不要再如此的把東西亂堆亂放罷！只要把東西用過了仍舊照樣的放好在原處了，就不至於會如此的，而且這又不是什麼麻煩的事，想你也總可以得到的，況且你小時候讀過的修身課裏有什麼「物歸原處」呀，「整齊清潔」呀等等的功課，難道是都已忘記了嗎？」「但是我本來是賴性之人，而且到現在也幾乎可說是已經日久成了習慣了，要我依着你，恐怕一時是很難辦得到的，如果你肯的話，那麼我索性懇求了

你吧，你在有機會的時候，就多到我這裏來，替我這樣的來整理整理，好妹妹 你肯允許我嗎？」「不，不能，只此一遭，下不爲例。」她固意做着如此決絕地對着他。「這又是爲了什麼呢？」她就答道：「如果我真的照你這樣的辦了，那麼你的賴性恐怕要因而越養越深了；我愛你，不是反而害你了嗎？我只願愛你，而且是好好的愛你，至於像這樣之類的害你的事情，那是不願意的。」——但是，小荻聽了她的這些話，倒也並沒有什麼，只是對着她癡癡的笑；她看着他這種笑的樣子，覺得有些和平常不同；便忍不住的又問道：「你笑什麼？笑我這些話不通嗎？」「不是，我是在自己想罷了。」「想？又是想些什麼呢？」他道：「我已想得了一個法子在這裏了。」「什麼法子呢？」他道：「

我只要不聽你的話，依然讓它去那樣的雜亂無章，那麼以後你如果再到這裏來的時候，看着這種樣子，心裏看不過起來，包你又不須我的請求，仍得替我弄起來了，是不是，你說這法子好不好？」「哼！你別這樣的癡心妄想，我又不是三歲四歲的小孩子，難道經你這樣的說穿了，我還來上你的當嗎；況且……」她還未曾說完的時候，「小荻，你放心好了，我知道蔚漪決不會真的置之不理的。」突然在房門外有另一個人在這麼的說着，接着那兩扇房忽然開了開來，第一個衝進來的就是那文哉，背後還跟進了一個石琢之。這裏的小荻和蔚漪看見他們兩個人走將進來，不由不約而同的立起身來，小荻問道：「怎麼你們啊也不驚，突然的會來了的呢？」文哉道：「我倆嗎，我倆是在房門了有好一會

兒工夫了，不過要想聽聽你們倒底是在做些什麼的緣故，所以沒有一逕走進來罷了。」這時候蔚漪是自然不開口的了，只聽得小荻又道：「那麼還好，幸而我倆沒有做什麼不端之事，不然倒真有些不得了呢？」於是琢之就插進去笑道：「雖然是沒有做什麼事，但是僅僅是你倆方才的所說的許多話，實在也很夠我們聽聽了覺得有趣的了。」蔚漪知道他們在外邊雖然時間未見得會十分的多，但是已經給他們聽了些去，那是一定的了，所以此刻想想倒有些難爲情起來了，面孔上又是紅紅的，竟至於連望也不敢望他們兩個人了。而且還立即的想到，他們兩個人既然會在這個時候來，那麼學校裏或者已經是放了夜學了嗎？這樣一想，倒心裏又有些着急起來了，因爲這件事情方一過去，如果馬上，就是這樣

遲回去，那是實在不好的。所以就心急慌忙的問着小荻道：「現在有幾點鐘了？」小荻將枕邊手表拿起來看了一眼，便答道：「不過只有三點半哩！」她想總算還好，倘使早回去了，也是不必的，那麼索性就定着心再等半個鐘頭罷；其時文哉和琢之兩個，正在忙着搶沖那檸檬茶喝，所以未曾來留心到。——以後文哉手着了一只玻璃杯子，一面看看小荻，又望望慰漪，然後笑着對小荻道：「如何，你現在還在病嗎？」小荻也笑着答道：「你只要看我此刻的情形就是了。」「那麼如何。我給你請來的醫生，不是手段高明，竟是藥到病除了嗎？」蔚漪聽他又要打趣到自己身上來了，所以更加的難爲情，而且是催促不安起來；但是文哉又在說道：「小荻，你受了我們這樣許多的好處，心裏也要轉轉

什麼念頭嗎？」「知道在這裏，我以後總慢慢的酬謝你們就是了，你又何必這樣的時常掛在嘴上呢；」『不，不行，』文哉又說：『你這個人的脾氣，別的人或者不知道，但是總不會瞞得過我的；說話只要一說過，隨後便就去開了，我們要等你的酬謝，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得如願哩。』小荻道，『那麼依你便怎樣呢？』『依了我嗎，那麼要你馬上有所表示，而且老實的對你說了吧：我倆的所以不等到放夜學就走到這裏來，目的也就是爲了要來向你討酬謝的，所以你現在如果再要托辭推諉，那麼我們是不答應的。』小荻道：『這真也是太不講情理了，這樣立時立刻的，我又未曾有什麼準備，叫我可拿什麼來酬謝你倆呢？』琢之道：『這點你倒不必愁的，只要你肯答應了，我們自有辦法在

這裏，而且包你身所能及的就是了。」「好，那麼算數，我是答應了，你們再說你們的辦法吧！」文哉道：「對呀，要這樣才可算是爽氣的人物，如果儘是那樣的小氣，莫說我們旁人要爲之灰心，就是蜜絲孫看了，也不免要爲她的以後而恐怕呢？」又對着蔚濤，「你說是不是的」？她於是覺得難爲情到極點，要想回答，然而又覺得不好意思開口，所以只得站在那裏了，笑着不嚮。小荻看了，心裏實在有不忍她的這樣被他打趣了，就出來替她解圍道：「好了，你別如此的囉哩囉囉的多說吧，你們究竟要些什麼酬報，快些說了出來，讓我好早早的照辦」。於是文哉答道：「講到這一次我們對你的幫的忙，也不能算小的，我們的心思唇舌，固然已經費了不少，就是對於你的好處，我們自信也是很多

的了，所以你的酬報，也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過去的。今天呢，我們要想你先開開頭，了却個小部份，就是要你晚上請我們吃一頓！你的意思如何？諒來總不能不答應的吧！」小荻道：「貪嘴貨真是想不出別的事情的，但是今天不是我不答應」，琢之又插嘴道：「不是不答應，不過是不願意是不是？」「不是，我自有不理理由在呀，你們試想呢，我現在身體還不過剛剛好些，當然不能多吃什麼東西的，但是我去如果不吃，那莫說我不願意，就是你們也恐怕於心說不過去的吧！所以我的意思，索性再停了過幾天，等我的胃裏強健了些，然後再請你們，不是也一樣的嗎？」文哉立刻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居然又來一派胡言的推諉了，病，又是你在病，吃也你在吃不下，關得我們什麼事呢？你

儘管不吃，我第一個心裏總不會過不去就好了。——況且，你的老實說又是與衆不同，我很明白，不是身體的病，不比身體上的病。那或者不宜吃東西的，至於你的心病，那麼只你吃得下你儘管吃下去就是了，如果吃出了別的毛病，由我來負責，大不了再替你請個醫生就是了。所以我現在不許你多說了，快些答應下來吧！於是小荻只得說道：「照這樣看起來，那麼你們是今天一定不放我過去的了，我無可奈何，祇得屈服，我現在正式宣佈，我已經允許了。」——這時候，蔚漪看他們已經說好，忽然想到了又去看看手表，原來是早已到了四點鐘了，就回身轉來對着他們三人道：「現在我想要回去了，因為再遲了恐怕家裏要等呢。」那知文哉道：「不，你不要回去哩！我們的幫忙是幫着你們兩

個人的，所以今天的酬謝，也一定要你在場，才是道理，才有興趣哩！」「呀！張先生，這是那裏話呢，如果我不答應，那麼你們一定也會說我是固意不應的了；然而我呢，承你們幾位先生幫着我，使我能得重新入校，再到得繼續求學的可能，此恩此德，我也自然應當知所圖報的，但是今天的吃夜飯，實在我是不能的，我只得以後再想別法的，因為要吃夜飯，自然非得遲回去不可，但是我要遲回家，你們是知道的，我又那裏辦得到呢？」文哉道：「你不必這樣的着慌，我們自有辦法，包你不會使你爲難就是了」。然而她的心裏，却終於是難安定，而且知道四點鐘已經過得多時了，就是現在馬上就回去，或者已被母親責問太遲的原因的了，所以心裏更加的着急，無可奈何，只得兩隻眼睛

不時的望着了小荻，意思自然是要請他代爲設法，向他們說說的。小荻看了她那個樣子，心裏也就明白，就只得對着文哉道：「老張，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留她一同去吃夜飯呢？」那個自然。小荻又道：「那麼我看，不如這樣吧，現在讓她暫時先回去一下，去和家裏說明了，然而再回到這裏來，同去好不好呢？」文哉道：「什麼，難道皇帝現在不急了，倒要急熬了你太監了嗎？」——蜜絲孫，我叫你放心好了，你家裏的情形，我豈有不知的，不過我自有辦法，你等一回就會知道」。說着又望琢之笑了一笑，琢之也對着他笑笑；至於當中究竟在弄些什麼玄虛，卻又實在猜想不出來。她一看，實在是不能走掉，也只好勉強再留着，而小荻又對她道：「既然如此，你且放心的再等一回看，如果你

到家裏真的被責了，你來尋着張先生向他算帳好了」。琢之立即答道：「好的，准定如此，如果算起帳，非但文哉負責，就是我也，也是担當得下的」。他們說話方才說完，却巧聽得外面又有人聲在來了，等到進待門來一看，原來是心輝和郁嫻的一對。心輝一走進來，便向着文哉問道：「如何，他已經答應了嗎？今天的晚餐，究竟有沒有得吃呢」？琢之代答道：「成是成功的了，不過唇舌也實在費去了不少」。別管他，只要事情成功，有得到嘴，就是多費唇舌也是值得的」。心輝在這樣說的時候，文哉又向着郁嫻問道：「那麼你辦的事，成績又是如何呢」？她就答道：「自然是也如願了」。琢之就向蔚漪道：「是不是？我們對你說是不不要緊的，現在相信了嗎」？但是蔚漪却終於還不知道他們